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



91/11/33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

• 一九八五年九月 •

目 录

西康省立制革厂沿革概况·····	吴系曾 (1)
老同兴简介·····	陈雪松 (15)
雅安边茶的经营管理、制造和销售 ·····	雅安市民建、工商联 (25)
南路边茶记实·····	余孟荪遗稿 (36)
西康工业建设的回顾·····	黄世熙 (44)
康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范方中 (53)
我所知道的西康省银行·····	曾文甫 (67)
西康税务概况·····	杨琢珊 (83)
雅安的第一家日报——《建康日报》 ·····	唐会昌 (104)
西康省立雅安女子中学·····	王蕙琼 (116)

雅安上川南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历史

概述.....王述明(123)

雅安三校合并的史实点滴.....李永元(131)

晓庄学校与中国教育改造

——我知道的晓庄学校.....易铁夫(134)

难忘的西康学生营.....黄思度(162)

西康省立制革厂 沿革概况

吴系曾

一九三九年西康正式建立行省，为了开发西康资源发展地方工业，西康省建设厅计划筹办：毛织、造纸、制革、机械、化工、木材干馏、发电及陶瓷等工业。西康省立制革厂就是当时所谓全康八大工厂之一。雅安是西康省的门户，又是川康交通枢纽，但在建省前，这里仅有几家火焮皮手工作坊和一家精益制革厂。这家名义上的制革厂，实际上当时只做皮鞋不生产皮革。火焮皮作坊虽能使用古老的烟薰方法生产一些火焮水牛皮供布鞋业或做皮鞋内底用，但这种产品都是夹生皮，防腐性能很差，这种生产方式在省外早已被淘汰。因此，可以说建省前雅安是没有现代的制革工业。西康省立制革厂的建立，不仅在雅安也是西康的第一个较大的制革厂。该厂建在雅安青衣江河畔，原陕西义地，占地十五亩，有房屋六幢，建筑面积约六千平方公尺。厂址靠临河岸，河水水质良好，生产用水及水上运输都很方便。

筹 建 工 作

制革厂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筹办，因工厂是省办，资金来源均由西康省建设厅拨给，并由建厅委派崔泽担任厂长。崔曾任教于天津工学院，后又到日本留学，对制革工业有专长。崔到职后就开始筹建，因制革工业有用水较多的特点，选定厂址时经过多次勘查比较，认为青衣江畔原陕西义地作为建厂基地比较合用，厂址确定后，很快就着手建厂。莫福汉工程师筹建初期来厂工作，他是学习土木工程的，在厂负责厂房建造。因为当时筹建人员不多，全部厂房设计和施工均由他一人承担，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先后建成厂房六幢，其中主工房两幢，库房及办公室各一幢，以及工人宿舍和职员宿舍，使遍地都是坟包的荒野，成为一个现代的制革厂。

解放前我国制革工业不发达，生产厂家多为小本经营，土法生产，使用机器制革的工厂为数极少。所用设备除上海有少数几家机器厂提供外，较好的机器多采用国外设备。省立制革厂建厂时正当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已遭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后方又遭受敌伪层层封锁，这就给制革厂添置机器设备带来种种困难。好在当时所需设备结构都很简单，少具规模的机器制造厂，大多都可生产，只因需用厂家不多没有专厂生产。因此添购所需设备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大后方寻找机器制造厂订货生产。经多方了解和联系，在重庆南岸找到一家机器厂同意生产转鼓及轻、重革打光机，制造时间需要一年以上，这样，建厂生产设备总算得到解决。

建省前雅安没有制革工业，新建一个工厂除设备外还有很多问题，技术人员、专用工具及化工材料等，在省内都不好解决，特别是技术人材问题。虽说那时技术员李勉已到厂，但李在大学毕业后即来西康，对制革生产是富于理论，缺乏实践，尚难胜任建厂时期的有关技术工作。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初，厂房建造快要完成的时候，崔泽又去成都办理招雇人员及购置开工所需各种物资。崔在成都结识了成都制革业的一个叫王德源的人，王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自营皮坊，对从事制革行业人员及生产材料专用工具等情况非常熟悉。在王的协助下，使崔的各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王又推荐陈宝卿来厂担任技术员。又经王和陈向崔介绍，招雇了近二十名制革技工。陈宝卿曾在很早以前的陆军制革厂学过艺，也曾自营皮坊，对土法制革很有经验；他到厂后就按照他的生产经验安排了一些生产设施，建造了浸水池及浸灰池，木案及近二十多个木桶。使用这些生产设备，开工生产，只能沿袭小本经营土法生产的方式进行，不符合当时工厂生产要求。因此，技术力量的不足又成为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月崔泽去重庆提运转鼓等设备，同时也想从重庆招聘技术人员。为此他在重庆找到天津工学院的校友薄芝泉。薄当时在重庆从事皮件生产，同重庆制革业交往较多，经薄的介绍，聘请袁化育来厂担任技师，通过其他关系又聘请刘芝芳担任总务股长、吴系曾为技术员，和陈祥弟、属兴周等四人来厂。袁化育到厂后，就发现原建浸水池规格太大不适合生产要求，随将浸水池改小，继又设计建造底革及带皮的鞣池及鞣液浸提木桶等设备，为制革厂植物鞣革做了较好的贡献。但这一切都使技术员陈宝卿产生了忌妒，以后在试生产

时，两人对鞋面革生产整理工艺意见不同，又使双方矛盾上升。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四〇年六月制革厂基本建成，在生产设备方面有：浸水池四个，浸灰池四个，贮水池三个，小型锅炉一台，植鞣池二十七个。其中带革悬池八个及贮液池二个，植鞣液浸提桶四个以及各类木桶木案等生产用具，另有转鼓四台，划槽一台，轻革打光机一台，底革打光机一台及五匹马力马达二台，均在运雅途中。以上全部设备投产后，年生产能力为牛皮一点五到二万张。

在管理机构方面：厂长崔泽，会计室主任古家安，业务股谢信良，总务股刘芝芳，出纳股黄剑影。在技术方面，袁化育任技师，陈宝卿、李勉、吴系曾任技术员。全厂共有职工六十多人。厂规制度方面，规定每日工作九小时，放旬假，即每逢十休息一个下午。

开 工 期 间

一九四〇年七月开始试生产。当时制革机器设备尚在运雅途中，雅安亦无电力供应，因此，不能使用机器生产，只能手工操作先行开工。虽然成、渝两地均有不少厂家系用手工操作，但因帮口关系，在生产方式上有些操作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在试产中，对鞋面革的整理工艺，袁、陈二人发生了分歧。袁依重庆操作，主张用推板生产，这种方法产品质量好，但工艺复杂，对工人技术要求高。陈在到厂后就安排制做了很多钉皮板，因此主张采用钉板生产，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所产的革面积大，但质量较差。袁是技师，对第一批

面革安排用推板生产，并亲自参加制做。陈对此当然就有意见，并说推板所做皮子太软不好用，做出的皮鞋要变形等等，使袁感到很恼火，同陈加大了隔阂。投产初期产品品种不多，除生产鞋面、鞋底、带皮三个牛皮产品外，同时也生产一些倍子羊皮和捏花羊皮，以后逐步增加了麂皮，羊绒面（当时叫充麂皮）、牛反绒面革和牛反绒软底革，有时还生产一些明矾鞣羊里革。那时生产绒面革的操作是非常落后的，采用砂石磨绒，工人用手拿着砂石，一点一点的磨，工效非常低。后来买了一台人摇的砂皮机，两个人摇动，一个人磨皮，虽说还是落后，但较使用砂石磨皮就提高多了。

正式开工后，生产和管理逐步走上正常，每日投牛皮三十张左右，生产秩序良好。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因旧币贬值，物价上升，在工厂内部引起了一场风波，使制革厂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技术力量方面。因为是省办厂，一切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建设厅审批后才能办理。这年十二月，由于生活费用突然上升，建设厅无指示，工厂也就无权随同物价调变职工工资，因此形成十二月发放工资后在厂内引起职工思想混乱。那时每月二十四元的学徒工扣除伙食费后，所剩寥寥无几，有的学徒工拿到钱后说：“干了一个月还买不到两块豆腐干。”更有甚者，每月三十元的职员，一个月仅伙食费就吃三十多，发工资时一文不拿，白干一个月还不行，还要写一个欠条，才能完成发放工资和了结伙食费的手续。因此，职工心情十分沉重，对工厂非常失望，随即一部份学徒工离厂了，不少职工向外联系工作，打算离厂另就。这时，袁化育对这前所未有的情况，和同陈宝卿在工作上的不协调，也有一些灰心丧气，不愿再留厂工作，提出辞

职，离厂回重庆去了。袁走后不久，技术员李勉也联系去云南昭通办制革厂的工作，并在厂串通了几个工人和他们一起不辞而别。陈宝卿这个人染有吃鸦片烟的恶习，他乐于来雅工作，其中也有这个因素，在物价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亦渐感入不敷出，没过多久亦离雅回蓉。这场风波造成大部技术人员和技工离厂，使工厂技术力量遭到很大削弱。以后虽然崔泽又聘请刘焕采来厂任技术员，省建设厅又派薛常山（乐山技专制革专业毕业）到厂担任技术员，但这两个人在厂工作一年左右，刘焕采就离厂到重庆一个制革厂就任技师。薛常山是刘貽燕在乐山技专当校长时的学生，来厂后同崔厂长相处不融洽，又调去西康省立化工厂工作。”

一九四〇年八月，周兴周押运转鼓等设备到厂，因当时没有电力供应，暂时没有安装。四一年西康金矿局李局长到康定就职，因李是崔厂长的小同乡，路过雅安时，同崔相见，并把该局机械工程师魏某介绍同崔相识，李局长去康定时，因该局所用破碎机等设备尚未起运，留魏在雅办理转运工作。魏工程师在雅没有多少事情，崔就利用这个机会，请他来厂指导安装好转鼓及转动轴等设备。一九四二年电厂发电，使制革厂有了使用机器生产的条件，在接通电源后，开动一台五马力电动机进行转鼓试车，没想到空运转几天转鼓还未回湿，电厂的电机就出了问题，从此就未再供电，使用转鼓生产的盼头又成了泡影。这年崔泽的长兄崔坦之从重庆来雅看望其弟，并打算在雅遗留一段时间，他曾在天津学习机械制造，从事机械生产多年。因底革打光机铁件不多，大部是木结构安装，比较复杂，因此，崔泽就让其兄在厂把打光机安装好。于是从木材购备、附件的配制以及整个安装工作，

均由崔坦之一人负责办理。打光机安装后，亦因无电不能用于生产。上述所购的各种制革生产机器，在制革厂整个开工期均未用于生产，直到解放后才为新中国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前，制革厂没有设置制鞋生产，只是生产皮革，所产产品除当地精益制革厂及一部分布鞋业使用少量皮革外，大部分产品运往成都销售。在原材料供应上，虽然西康的原皮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牦牛皮年产几十万张，可是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在运输上使用牦牛作运输工具的缘故，这些皮张大部用作运输包装，很少用于制革生产。富林一带产牛皮亦多，但亦因交通运输和路途不安全，牛皮质量较差，工厂也没很好加以利用。由于以上情况，制革厂在开工期间所用皮张，除收购雅安当地宰杀的鲜牛皮和羊皮外，绝大多数的牛皮、羊皮及杂皮等均从宜宾、乐山一带购进，大宗的植物鞣料，如青杠槐、五倍子也到洪雅、夹江采购。原因是这些地区属这类物资的集散地，容易收购，所购物资从水上运雅也比较方便。这样原料从外地购进，产品又向外地运销，不仅增加工厂生产成本，减少了业务收益，对工厂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为了改变外销皮革的情况，制革厂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从成都招雇了二十多名皮鞋及便鞋技术工人，购制了一些生产设备，设立制鞋部，生产鞋类产品，并计划以后逐步扩大生产。当时生产的品种，便鞋方面主要是羊绒面、牛皮软底圆口软底便鞋及拖鞋。这类鞋穿着轻便舒适，雅安没有厂家生产，上市后很受消费者的欢迎。皮鞋方面，除一般男女各类皮鞋外，还为雅富公路工程处制做了五百多双工作鞋，供该处工人穿着。从当时情况说，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任

务。以后限于资金缺乏，制鞋生产的规模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扩大，只维持日产便鞋三十多双、皮鞋十双左右的产量。制鞋部在生产鞋类产品的同时，还利用缝纫机的空档用捏花羊皮生产了不少藤椅座垫。

正式投产后，在产品销售方面，由于成都皮鞋生产厂家较多，需革量大，所产鞋面革及鞋底革销售情况都比较好。但所产的带革，在销售上就遇到了麻烦。成都找不到销路，大量积压在库，对资金周转造成很大困难，解决带革的销售成为一时的突出问题。带革是皮件生产用革，成都厂家不多，雅安更是没有，经过多次研究和联系，最后总算在成都百货业找到一个办法，由厂提供带革，邀请他们来雅兴办皮件厂。初步联系以后，他们派了几个老板亲自来雅察看，认为有利可图，随即集资在雅安河北街创建了一个兴康皮件厂，由张向宸负责，另由一名会计办理具体事务。这个厂在租好厂房后很快就雇佣工人开工生产。当时该厂的产品主要是软盖皮箱，除在雅销售部份外，大部产品运往成都各大百货商店。一九四二年后，由于制革厂自产鞋类产品，为了解决制鞋用革，把一部份做带革的原料，改制软底革及反绒革，带革产量相对减少，以后又因带革利润低，从一九四三年起就不安排这个品种。兴康皮件厂因制革厂不再提供该厂所用带革，也就停产关闭了。

西康省建设厅为了开办制革厂，先后拨给工厂资金约十几万元，除去修建厂房和购置机器设备外，所余资金就为数不多了。制革生产有生产周期长及材料贮备多的特点，如那时生产鞋底革所需拷胶受敌伪封锁，市场缺货，全部使用青杠椴鞣革，因渗透慢，浓度低，生产周期常有好几个月，甚至

半年以上，才能完成。对原皮收购，因冬季宰杀的冬皮质量好，厂家多愿尽力购存。青杠梳、五倍子都是季节性产品，错过收购季节，不仅价格高质量次，大量收购也有很大的困难。由于这些物资都需大量购备，因此积压资金很多，使工厂一开工就出现资金短缺，周转失灵，这种困窘情况还造成开工不足，产量不稳等不正常现象，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旧币贬值、物价不稳的时代，省建厅也无力再增拨资金。那时生产资金短缺的现象，在省属厂也不仅是制革厂一家。省建设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厅长刘貽燕亲自出马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活动联系，办成了一千万元的建设公债，如果这笔款项拿到，分拨各省质厂，在当时确可缓解各厂资金的困难。但事情并不如意，在刘厅长办妥公债问题，尚未拿到款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这事被西康省财政厅知道了，省财政厅李某很快向国民党中央上报了一个分配方案，中央办事人员昏聩无能，既不问谁申请，也不管款给谁，见到财政厅报告就予批准。财厅拿到这笔款项，大部挪作他用，只分给建设厅一百万元，这点钱对各厂来说，真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件事使刘厅长大伤脑筋，也对西康省工业建设的发展感到灰心。听崔泽说：有一次刘厅长来雅安，他前去看望，一方面向刘厅长谈了制革厂的现状，同时也谈了他对制革厂以后的发展意见。刘厅长听了后笑了笑说：你还想的那么远，我现在只有一年计划。

改 组 公 司

建设公债没有解决各工厂的艰难困窘，西康省又同重庆

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以西康省办的西康省立洗毛厂、西康省立毛织厂、西康省立成都毛织分厂和西康省立制革厂四个工厂作投资，同该公司协商合资经营西康拥有丰富原料的毛织和制革工业。协议达成后，西康省就以以上四个工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折合金额六百万元，作为股金，川康兴业公司拿出六百万元现金作股金，合计一千二百万元的资金，成立西康毛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部编制为三十人，经理由川康兴业公司推荐肖端重担任，副经理由西康省推荐马玉泉担任，课级以上人员亦由双方推荐。对各工厂的编制及所设人员均不变更，由公司重新聘任。一九四三年初，西康毛革公司在雅安小北街正式成立，以后又在十字（今弹花社地址）开设公司营业门市部，销售各工厂的产品。公司成立后，即着手对各厂进行改组，并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底由公司派员到厂监督工厂办理自交自接的交接手续，并将厂名由原西康省立制革厂更改为西康毛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制革厂，从此工厂性质由省办改为官商合营。工厂改组后，厂长仍由崔泽担任，古家安为会计主任，薛韵松为总务主任，吴系曾为工务主任兼技师。

毛革公司组成后，虽然拥有川康兴业公司的股金使工厂生产资金有了一度的好转，但在那旧币贬值的年代，公司在经营方式方法上，没有摆脱官办工厂的范畴，对生产安排又未依据各厂生产收益，使资金运用有所侧重，以求较好的利润增加公司收入；在开支方面，因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支出十分浩大，不久，再度出现入不敷出，很快就走向下坡。

制革厂在归并毛革公司后，一度出现开工足、生产情况

好转。但在生产设施方面没有什么变化，连早已安装完毕的转鼓及打光机等制革机器也没有用于生产。因为是公司，对工厂也有一些改变，其中较大的改变，算是职工的工资问题。公司主要成员来自重庆，他们到雅后，鉴于西康的工资标准过低，采用了重庆的一些办法，实行这个办法，使工厂职工的工资有了比较大的增加。当时职工工资情况为：每人每月除按旧币计发工资外，每人每月还有几市斗到一市石米（职工及技术好的工人为一市石）按照发放工资当日市场价格折算发给，另外对工厂主任以上人员，每月每人还加发特别办公费（四三年上半年为八百元）。除以上属于工资范围外，职工伙食均由公司承担，职员每人每月四百元，工人三百元。由于工资的增加，职工情绪很好。但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物价极端不稳，产品实物卖出去买不回来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在业务上旧币收入大大增加，而实物则愈做愈少，毛革公司在经营上又趋拮据，不得不走上抵押贷款的路途。肖端重经理深悉公司前途黯淡，在一九四五年借出差到重庆之机，离开公司未再回雅。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物价的影响，毛革公司更趋衰落，对外债务高垒，内部开工不足，实难再继续维持下去，随即对公司及各厂职工进行大裁员，对被裁减人员发给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使公司及各厂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员离开了自己工作。大裁员后所留人员已经不多，为了紧缩机构实行公司与在雅工厂合并。由马玉泉任经理，古家安任制革厂厂长，徐宗鹏任毛织厂厂长。当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完成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另一个工作就是变卖所有的物资及设备归还债务，同时办理减员后的有关善后工作。经过一段

时期的工作，成都毛织分厂全部出卖了，制革及毛织两厂的产品、原材料，以及毛织厂的煤气机和转动轴等机器设备等，都进行清理和处理。面对这个走向倒闭的烂摊子，马玉泉无意留在公司。很快就离开了，他离任后，由古家安代经理兼制革厂厂长。到年底，该办的事情已经不多，因此公司又进行第二次裁减。经过再次裁减，公司所留人员就只有几个人了。一九四六年二季度，有关善后工作已趋完成，古家安因就任荣经县税务局长职离开公司。至此，树倒猢猻散，毛革公司及制革厂从此也就倒闭了。

倒 闭 以 后

毛革公司倒闭后，洗毛厂因远在康定，情况不清，成都毛织分厂已全部出卖，雅安毛织厂除存破破烂烂的厂房外，就只剩下一些家具和无法处理的木制织机和手工纺纱车。制革厂则有所不同，厂房及生产设施机器和工具等全部都受到保存。因为制革厂所拥有的生产设备和规模，以当时情况看，不论在西康省，即在川西一带亦属比较好的，开工时所产皮革产品，在质量上也不低于成都所产，古家安从制革厂开创就到厂工作，对工厂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公司结束时，他又担任重要职务，有意保留制革厂较完善的生产设备，以便以后如有机遇，只要添购原辅材料和招工，就可再次发展西康省的制革工业。公司倒闭时未留一人，所留资产均交由雅安建华电气公司经理伍卓如代管。伍因事务较多，又将这项工作交雅安县户政室主任官笃信具体管理。伍、官二人均居城内，对公司财物照看不便，因我当时仍住在厂

内，因此官又托我代为照看。

公司倒闭，原有职工差不多都离厂走了，只有很少几个人暂住厂内，两厂所用的生产用具，因停工没有专人保管，凡能迁动的统统搬到制革鞣制工房集中存放，加锁封存。大部厂房空了没有人住，因此很快就驻进刘元琮的特务连，保安团还有一个军需仓库，剩下一些破烂房子，陆续搬进不少穷苦老百姓，卖小菜的、背米的以及做小生意的有好几十家。房子有人住，自然损害少，但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平民老百姓都比较好，除住房子外没有什么越轨的事；但在军队方面就不一样，有一些就不那么规矩。那时厂房建造的十分简陋，窗子上只有一个挂钩，门上有一个门闩，只要一拨就开，屋内存放的物品，从外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那些木制机具可以当柴烧，就经常在晚上拨开门窗任意取拿。发生这些事后，除用钉子钉好加固外，就找当官的说明情况并请他们协助保护刘文辉主席所办的工厂。为了脱掉干系，还需向伍卓如将这些说明，这一切在当时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结果毛织厂的织机纺车及制革厂的小件工具全遭损失，毛革公司倒闭所保留的生产用具，到雅安解放时已是残缺不全了。

一九四七年秋成都军需部制革厂厂长张文德（制革专家，现成都科技大学教授）由官笃信陪同来到制革厂。官笃信说张厂长是专程由成都到雅安察看制革厂的生产设备和各种情况。我带领他们详细察看后，他们就走了。第二天我去张厂长住处看望他，据张厂长说：他这次来雅安是刘文辉特意邀请他来的，说雅安有个制革厂请他来看看。

一九五〇年二月雅安解放，西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当月